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書

謝太史公書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  
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為職雖樗朴不才如某  
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  
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  
之者也某辭歸客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愈  
且今小才庸劣而承此厚意誠恐不能自喻某少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書

謝太史公書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  
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為職雖樗朴不才如某  
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  
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  
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愈  
禮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恋不能自喻某少  
頗自負張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





識脩已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  
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為當然咨賞歎息喜溢頰面某  
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者夫人之相  
與友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  
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  
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  
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閔斯道之  
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  
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  
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

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  
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  
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為輯  
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為祠於冬至祀始祖而族人各以  
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  
人皆拱而听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  
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  
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  
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  
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



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為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為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過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

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為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溥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請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為來今准下此猶當著一書摠所蘊畜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其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



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必大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服豈願狺狺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為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只書其

已

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為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其竊有見乎古人處世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者。一作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敏繁多。

與采苓先生書二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



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  
 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  
 遠其所安執事之為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辭拜以來  
 心殊歛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  
 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  
 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某貧不能以前數者為報而  
 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為禮獨於  
 言則嘗求於古人而得之於心雖聞執事之所自知然  
 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  
 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

事擇焉可乎蓋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  
 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令至於三百年不少衰此  
 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之日隆必

有所基而其衰亦必有所漸為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  
 畏近似之漸似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  
 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  
 危以幸為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  
 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為無憂然為之後者可不思  
 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為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  
 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脩之而後



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

戶聞家見而致

致如不及非執事作之而就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  
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為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  
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  
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為事鮮有  
致忠愛之言者其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  
不敢猥自踈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為獻其可听  
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  
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塗雖遠當面會晤  
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為慰某鄙劣無  
狀向嘗獲厠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  
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  
惟不責簡慢後以祖母之歸指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  
仄不知所為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強顏祇受愧踰於感也  
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  
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踈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  
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  
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  
天命為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



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頽波橫流之際。不為時俗变迁。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群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弥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違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常斯頃忘哉。使有餘者

後  
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斂貧而無貧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脩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迹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樓希仁書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辨於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



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声和而音雅詞切而  
義明理約而不乱端多而不複听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  
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乱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  
以蛮音俚說嘲哦噢噫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  
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小孫日者  
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為耶詞之美惡人之  
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為之甚可  
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  
得其意辞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  
與之言

果何人耶是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

語声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  
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為人之  
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  
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听之楊雄文中子書雖擬古  
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為難而  
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粵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  
喜是下相知聊一出口是下幸無笑其訥且慙也

### 答俞子嚴書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  
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



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  
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  
又不知古人猶在視今世為何如也每深居沈念輒用慨  
歎曷為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  
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為此言  
誠告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  
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  
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  
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  
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  
為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為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  
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為似古人未為過也雖  
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為學而充乎  
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為告僕也雖不得友乎古人  
其尚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願款似非流俗之相給  
誑者故畧據意可否無所闕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  
惠書稱僕溥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  
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  
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



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  
不復覺也家苦兵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  
記憶所讀書曠月弥年即忘不省加以踈率措慮不密於  
書惟取其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  
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  
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卑聲詭笑  
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  
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  
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  
而詆之又從而礼下之至欲屈已相師一何意見之速甚

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  
幼有志於道視顏閔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  
未嘗不思之於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  
何足爲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  
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  
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  
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  
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  
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脩身治人  
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



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為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為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已直易易耳况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為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為憂如吾兄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尚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荅錢羅二秀才書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儼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礼者曰儼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儼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楊雄以常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楊雄比孟子陸希

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

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儼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儼之一不當且若是况其何如者



而以儼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為其可哉指鉤  
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彛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  
尚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  
為過言則笑以為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  
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  
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况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  
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  
刻削任理所之欲書即止未嘗專攻于是望以之而立名  
豈能追作者之体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  
竊恐識者以為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

昔而然孟子大賢溥于髡且詆之楊雄韓愈皆傑然儒者  
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實  
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且然而然也所  
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且然而不然者非  
也不且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  
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  
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  
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  
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為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  
之既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



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蓋將習之以異其孰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忤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其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儼者非某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流於狂僭惟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與朱伯清長史書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

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為惠甚大竊自喜慶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頽壞今世無復見匡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為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義相習兢兢然恐招人

之踈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說名為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倘有所取而不以告是取一作取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



天下之事，**錐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似作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諉，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為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克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金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睚眦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竒畧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脩明政教，戢和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

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為。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為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叅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重，重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



過於矯枉失於閑邪身既死而群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  
雖非人力之所能為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  
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某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  
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  
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  
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  
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  
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  
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  
家哭巷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

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  
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冊  
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  
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  
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為然不敢遽以為然也必詳  
察焉前人以為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  
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  
立言為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  
而道則未盡朱子謂希文有欲為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  
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



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黜之其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書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

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惧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畧而請銘于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為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無塞無窮之悲謂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



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為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奧，甚至愚雖不之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微。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為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替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為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謹錄以上，近所為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詣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尚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蘇編脩書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為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闕中，不知



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  
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  
如孔子孟子身歿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  
弗畱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  
實其事或不知其性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為恨  
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  
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  
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  
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  
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

時以為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  
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  
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  
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為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  
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為學高觀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  
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  
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  
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羅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廷身  
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  
變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



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畧之也千載  
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  
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  
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  
於朝歿不返壘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  
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  
一時之私意大者辨其誣于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  
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  
也今執事居於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  
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

太史而以論譏之作為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  
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  
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者而且嘗為人言事  
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  
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為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  
以為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  
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  
于江孺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  
已者可以質之函明而無忤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  
謗且譽若推之以為高也抑之以為卑也安之而已矣身



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  
其之有求於執事而欲畧公之傳者非為公計也為誦公  
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  
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為高而議公者  
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  
見其不量力而徒為尔哢哢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  
章之高下亦然近而作者漸已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  
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贈暢急言  
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其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  
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

摧斥向時之可

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

以体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  
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  
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其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  
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  
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尔故  
卒一言之不宣

答鄭仲辨書

一作  
辨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  
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指蹤闕事卒不成以為世俗



咲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為哉執事於群笑之時獨若閱其用心勤勤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面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為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顯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為他人所陷顛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待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迹欲附舟一往而祖母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豈嘗斯須忘耶受知受教最為

為深厚而曷報之心最為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獎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為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為世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謂公俟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



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為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其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末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然天其或者未絕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微有所立相與

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襲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接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達諸天



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為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為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為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為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

之罪况學之者固逐々焉以生昏々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是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處而為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



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騫於声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

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一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苦闔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



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  
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  
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  
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  
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  
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  
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  
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  
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  
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翌之而何敢逞盛意而取不  
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  
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  
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  
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  
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  
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  
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答許廷慎書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  
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氏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



行滋詳二子自負為奇才至說之下輒弛然自愧以為莫  
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安近在王脩德所得所錄文章  
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  
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  
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  
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為  
細事然最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  
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臆時時迫感督責不使有斯  
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  
獨忌此而悅彼耶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為

所因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庸人  
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告而駸駸焉欲挾發竒秘以  
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  
雖為斯文喜然竊以為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願於道如  
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竒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  
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志  
明宗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窮之幸而悅  
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為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  
解耳左氏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  
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



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書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序文  
慙慙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  
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况二千  
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  
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乎以久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  
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  
惑也僕不佞願為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擬人必於其倫  
蓋難乎其類也今謂金與玉為同則可謂金與石為同則

所

不可為其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為同道蓋金玉  
之類也漢儒以黃憲比顏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  
足下以顏子與黃憲並稱固非尊顏子矣又以僕比二子  
其卑顏子也滋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恒人而况憲哉  
又况若顏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意乎愛僕願以  
學顏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賢者之末是棄僕也  
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令弟處見足下所論著天才傑出則  
可喜矣似乎傷繁末甚瑩耳然所向慕甚高苟進而不止  
則足下所稱將自蹈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答劉養浩書



在京師時專託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曾已達  
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然墜緒將  
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邪論次文章脩明遺事政  
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  
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于吳東閣濬仲吳公事多恐亦未  
能即作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  
其名能多摹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  
也太史公芝園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  
輩須盡心為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  
許見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無使散軼  
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  
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  
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  
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  
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遺理每念舊事輒  
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幾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  
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而其事遂歸  
又患寒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也王氏近如  
何昔年携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為無  
愧鄭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



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尚冀面談以盡不宣

與友人書

僕怠於為學而闇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褻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踈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此者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

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合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為三達德此言為學之事以三者為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己者言性之本体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為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



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為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能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戒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為至理，何可以詳畧多寡較也？故緣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為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為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平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竒自可乎？其所聞以為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耻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



我如僕之愚尚將有聞焉况足下輩耶

與俞教諭書

其以祖母喪伏處堊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將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為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萬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背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某或終喪釋服當奉燕陋之文請見于門下惟執事善為我謝焉

與童伯禮書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旣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為則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為閭里光榮况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為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以歲事之不易柅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



服請見則人謂之何以吉服請見則墓尚未畢釋哀凌札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甚陋言甚訥使胸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况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創茲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能而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為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

曰原鄉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為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慕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者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世果何以此致哉勇於為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其所為法足下既已得之矣能師其勇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為可焉一以為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為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為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豎



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為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為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為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終喪，敢不為足下之命尚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書

荅王秀才書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閱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恥為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願款，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荅雅意。且異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為問。僕豈能文者耶？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為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





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是副見問之意乎  
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  
為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  
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別  
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為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脩其五  
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  
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  
舍此以為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  
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  
以文為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

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  
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  
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  
仲舒賈誼攻乎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  
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  
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吾不識其何說也苟以  
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  
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  
文人之後耶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  
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



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  
皆有為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  
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  
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  
是夸於時似有所為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  
之士莫知其為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  
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関乎道德政教者為書謂  
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遠乎此者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  
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僥常可喜  
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為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

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  
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  
於世俗勿為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為虛器勿以政教  
為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  
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答俞景文書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  
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  
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  
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於當時為天下所仰服故其



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  
 奪為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  
 賀以為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為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  
 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  
 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為其所稱者  
 因以炳自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  
 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  
 不免為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  
 不亦難乎故善為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  
 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

人不掩焉繼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  
 哉今是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其非能  
 文者苟以其人則其之無能別於眾人也審矣而望其信  
 於今垂於後世何為計之過而求聞之疎乎且世之風俗  
 漓薄視人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  
 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  
 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是下不於彼焉求而以  
 其使誠美可傳亦將為人所輕訕異世俗之信且不能致  
 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其他日於  
 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為見某



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况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為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其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邪其無足傳邪其信于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其何敢知焉

荅王脩德書三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辨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為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况著之於書不惑且咲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為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



猥見引譽以為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筵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為知固不可以為相愛尤不可也是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耳泛比衆人苟為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是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為小人善於其所為者為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為君伊尹周公以是為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為末技淺智之賢上無以贊

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人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是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為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昔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以張籍為同俗而譏裸裎夫昔雖同俗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



何必追較其昔者為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况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听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與足下別後三週期功之喪入夏來得滯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

江密入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為尚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為通或苟冒無恥以為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為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為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恒與



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摧踏之耶抑天賦之者清明高朗人世隘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貴富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夭乎焉知賤於今日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為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

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為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真也况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為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



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既絕次不能扶幽探微明天人  
性命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  
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之下  
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  
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  
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懈  
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懈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  
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  
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滄僞欲為定次之多病未果舊  
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慶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

亦交相為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  
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其向以安居飽食  
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  
上以招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為勸于將來俾後生小  
子有所慕而為善蓋舉古閭師鄙正之職爾非敢妄竊廢  
貶之柄而異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  
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  
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  
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文之辭亦恐其



卒歸于泯墜而况者舊論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  
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于無窮焉可異乎是以嘗為  
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  
各為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  
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為宦達既非所  
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為  
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為  
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  
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  
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為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

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  
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為  
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等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績  
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  
蘄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  
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為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  
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  
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為何職  
所行為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為文豈以此等新奇  
為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三為淺事以道



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人謂之  
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  
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  
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  
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  
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為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  
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為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  
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  
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  
寢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

治其心為日稍久覺向時過關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  
死齋盆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為大深可惧  
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  
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  
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為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  
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辨駁不自  
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為  
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為吾  
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  
篤可喜不欲其專意於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



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為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為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然如導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不宣

與趙伯欽書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

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為論甚大為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氣氣一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壞上隲下乘至于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



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格于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謂  
謂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為或才高而沉溺不返  
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  
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  
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  
哉使真有所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  
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  
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  
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則言自異今欲至  
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

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  
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  
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  
論亦可為後世法非剽襲以為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  
韓子為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  
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  
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  
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  
宋為上漢次之唐為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  
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



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為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為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為方人好高。而為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為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為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荅。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

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為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嘗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己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為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入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夸辭遊辨。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毀棄之。默坐



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為蓋欲自致於寡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乎否也足下以越卓竒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為士者以文辭為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為何事為治者以法律為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為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為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不被海內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林左

民為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已能者為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為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來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來至獲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為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瀕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望者非足下輩



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焉義如此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懈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不宣

與潘擇可先生書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蓋有意於聞之贈以文辭擬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邂逅者至郡城去執事為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稱無須史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即棄

絕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閱閱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礼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礼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為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為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



而過稱之則其安所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其有請於  
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  
不宣

答張廷璧書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是下之意良厚矣然僕  
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  
以為隱荅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為妄妄過也而  
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  
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為世俗異味其辭信奇  
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

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  
所至者為準則為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  
雖不專主乎為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  
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  
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  
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為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  
求為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義禮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  
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  
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  
果能為奇也稚子刻雪以為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



可喜徐而察之

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為奇也哉

之為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瀟之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

質之本未甚克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耶不本之務而求

工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蟄其枝以為美欲其華澤茂遂

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為不求工

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

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章秩乎

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

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是下於此

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

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

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為能詩不可勝

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是下莫

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

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

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

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

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傾

巧相師為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為忠近得陳元采書殊

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為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



繪畫以為古人復生令人慚恨  
人之域今得元采而後知之所望

歸乎庸衆

之兄愛

也無以為報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  
之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

慕

士脩詩最以為教而不怪其為妄發也五詩中哭許  
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

者行辭有未妥帖者考之二者漢魏諸作必自得

之此特末失耳苟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答陳元采書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

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是以及聖賢之  
堂序而為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  
之事稱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  
於是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為學之私志而  
徒取其外之文競為諛言相傳道以為容悅聞之慙慙憤  
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  
有得焉為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  
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  
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  
能辨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



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辨，勞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待，每一思之，慚憤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是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是，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是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

不至者，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為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是下實棄絕之，雖然，是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急，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是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為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為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掇之亡，哀經中不能往吊，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



為慰其尊祖諸文為廷掇而作者楚語為佳公輔銘雖傷  
率易然不害為好也但銘前不叙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  
後不書其卒葬日月為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  
終為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  
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湮  
漫不知其為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  
中斷獨障狂瀾語亦未醇宜稍為更定恃與相知故一  
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  
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  
蓄深遠乃本於踈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  
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荅金景文書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為屬私念執事學行為人師  
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士不鄙而有取於不腆  
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摘蕪謬處見  
示迄今不聞一言相有於僕將附者不達抑恐僕不能改  
故掩護其闕而不言邪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悅  
不少欲規切其過輒自疑又恐觸人面談背議腹毀卒不  
敢發言此最大弊也僕獨學宜加慄慄而以弗獲聞已過  
為惧幸有誹詆以為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則小



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其意固出於見厚豈可不喜哉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尚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黃岩杜清獻公鄙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真可恥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為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恥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也僕近者嘗欲為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為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

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劬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為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願乃使之與庸夫恒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為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并望見借當令人抄錄送還羅先生適縣志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諫議浩送董遵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



錄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  
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  
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  
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為可否  
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  
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吞林嘉猷書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  
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為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  
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

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  
弥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  
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  
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于吾而喜哉吾所  
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于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  
忖忖以慙以得吾子故也迹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  
其未嘗少言已志以為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  
浩乎其為辭充乎其為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  
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  
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詭少或有志斯事謹願者篤



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疎俊者銳於  
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  
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  
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  
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  
弗勇世故縻之于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  
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  
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  
攻乎心以為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借何幸吾子  
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

狂則惑耳狂則是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已自畫而  
不敢為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  
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  
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為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  
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己從學事師為當然而惡其譏病  
且亟與之辨亦非也君子之為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  
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  
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  
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蓬藿之中斯道  
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為聖



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為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為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為得志乎以富貴乎當時者為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

家陵重山沂大川涉平蛟龍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為隱者也使子而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為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迹類乎隱者而世遂謂子為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辨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脩己淑人之事弗為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為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



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其  
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已貴賤毀譽高下命而在乎人在  
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為也嗟夫天  
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  
如不生賢之為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過於  
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為及  
物之政遠之為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  
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于今  
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為然否也  
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擬之說未善不敢  
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敬齋書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  
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將以予所  
言者為戒以旃策者自厲高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  
義之源行身乎夫方之途沉潛游咏於詩書六藝之文使  
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蘄予也不薄矣  
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歎祗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  
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  
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

自勵



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无然  
悲憤而未嘗釋然于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  
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  
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惧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  
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窳然者  
誠不足以塵吾抱佛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  
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  
不且慮夫人之知不知也信二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  
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慙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

無揚子雲亦甘夫覆醬瓿耳大治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  
為妖也今有人焉談袞冕絺綌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  
之味于藜藿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絕然而怒譁  
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為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  
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為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  
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柏秀乎冬  
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慙吾素志哉先生之素業  
不稔敢以是言進一作先生之愛僕也嗟夫人以國士遇  
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為斯文盟幸甚  
復鄭好義書二首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為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為僕罪  
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  
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  
以為養殆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  
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  
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  
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  
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  
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  
以人之言為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

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為可信其後門生  
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  
以不亡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  
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為  
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  
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  
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  
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為遠由中人至聖賢  
而不以為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  
嘗敢乘本末之叙不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



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為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為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為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于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為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為美故嘗僭為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摠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為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為忠愛間有及於其身劇切過闕輒頽爾变色以為發



已之短或陽受而陰踈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踈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為深過使好辨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為不足聽則忽之以為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為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

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為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為無知者亦與為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為人所斥矣勝已者寧肯容我耶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



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為不知言而失人  
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  
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  
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取於其間則烏乎敢  
若編集成書者以叅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  
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陳用中書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  
習於俚俗詭語未磨礪以世務札節耳吾以為時俗驚利  
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

俾訓子弟蓋欲非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  
也一二年果大異凡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為然  
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為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  
方徵召大懼無以誨學者因思足下交游以學問有師法  
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為訓導職或  
又謂足下好譁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  
上下吾又以為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于君子不可以小  
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  
至同為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  
遺闕甚者謂好奇伐多忌媚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



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說異能  
悔悟近善及乎將之京師足下忽使酒發惡言與希顏悖  
且自諉甘為小人而不辭吾於是為之大駭行數百里猶  
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  
人之當為君子而不可為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  
氓亦知其宜然蓋有願為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  
人者矣未有願為小人而能不為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  
在鄉黨為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為大郡師食  
天子廩祿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己以率衆  
而曰我甘為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為君子邪

足下一為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溺焉不亦可悲哉此  
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  
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為斗升之祿也非以  
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  
知以求為君子云尔今而不自檢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  
詈同列悻悻恍恍自矢為小人足下豈端為小人而走數  
千里為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  
畧亦易見言溫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  
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其為君子  
而必君子之徒也乖戾而好忿疾自以為才伐已而侮人



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違使人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為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褻裳疾趨以小人為的而復自以為是譬猶李赤之遭廁鬼面已陷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圓囿為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為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足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為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為君子為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盧編脩希魯書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叅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雞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 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虎牢嶺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吊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



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絕少生徒數十人聰  
明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曉  
曉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學舍蒙童師如此而望道德  
之脩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恒自愧恐益無所聞知以  
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為熱  
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為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  
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瘦垂膺項間十人而五  
初見大駭以為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  
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災米與百物皆昂貴在  
此者八口方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

自脩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己之頑惰又以化  
頑惰者使之知操心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  
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  
寡言之雖切莫為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舉鄉里士人  
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  
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  
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  
敢厭庶幾歲晚有金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  
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  
寓乖離之恩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



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為己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便人畧報一二

答胡懷秀才書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措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覲慕休不待梁肉而肥心不待絲竹

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敬處他所然猶時得不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猴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冥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道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為之落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為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書惠千餘言陳述及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擬當世偉然有



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貶豈思  
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孰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  
皇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為末事然  
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  
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  
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  
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  
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  
退之年三十餘已卓然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  
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

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  
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為也以  
之為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為著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  
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  
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  
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  
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哉然賈生  
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  
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  
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



則沮謝隕獲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  
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  
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弥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  
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  
哉僕今三十六固為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  
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駛蒲梢而逐伏櫪之駑  
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  
預斲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  
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  
世俗之難言也又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與黃希范書

教頽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已而自畫  
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  
以敷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  
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己之長而下於少舍己之才而問於  
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  
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  
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嗤鄙之  
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  
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為俄頃斯頃之計



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趨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千里遣徒贐以求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為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答閩鄉葉教諭書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為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

繡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為過而况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經文之累者亦不為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為序猶不能有益於經况今之為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



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  
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  
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  
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  
於其既沒嘗為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為二子輕重而序者  
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  
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  
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  
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  
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

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獲  
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  
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  
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為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  
者不為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  
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  
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  
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即見絕  
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  
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







110X  
134  
16